

# 兩伊戰爭六年

· 石樂三 ·

## 一、前言

自兩伊戰爭爆發以還，迄至九月廿二日已滿六年。在此長期戰爭中，雙方曾出動數十萬大軍，而犧牲之慘，損失之重<sup>①</sup>，為韓戰越戰以來所僅見；但兩國始終從事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

在過去六年期間，國際間——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第三世界及聯合國，都曾經出面調停，期能終止戰爭，實現和平，進而穩定波斯灣的緊張情勢。但結果，只有伊拉克願意接受「無條件」的停火談判，並願與伊朗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以確保兩國邊界的安全；反之，伊朗則堅持「有條件」的停火和議，這項條件包括：要求伊拉克總統沙達姆·胡賽因（Saddam Hussein）下野，並賠償其軍費及其他財物損失。這項過於嚴苛的要求，自然不會為伊拉克所忍受，因而和平之門阻塞，雙方一直陷於長期戰爭狀態。

最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又試圖調解兩伊戰爭，並於十月八日一致通過一項決議案：呼籲伊朗、伊拉克從速結束戰爭，並要求兩國執行安理會今（一九八六）年二月通過的決議案：要求雙方立即停火、撤兵至國際邊界、交換戰俘，以及調停兩國爭執。其結果，復遭伊朗悍然拒絕。顯示伊朗與伊拉克之間似無任何妥協讓步之餘地。

近數月來，德黑蘭政府又揚言對伊拉克發動另一回合的所謂「最後攻勢」（final offensive），以便贏得最後勝利。伊朗國會議長拉夫桑加尼（Rafsanjani）今年六月聲稱<sup>②</sup>：「為了爭取勝利，我們自己應當準備儘快結束戰爭，不應再讓敵人有任何喘息時間；更由於下月油價快要下降，我們已決定增強我們既定的戰爭政策。」伊朗革命領袖何梅尼（Khomeiny）八月間也曾聲

註① 據《國際論壇先鋒報》（九月二日）報導，在六年兩伊戰爭中雙方死亡及俘虜人數已逾百萬人，其中伊朗佔三分之一——幾與韓、越戰相接近，但遠過於四次以阿戰爭的總和。又據英文《中國新聞》（九月十八日）報導，雙方在六年戰爭中估計財物損失約五千億美元，創下了近代戰史的最高紀錄。

註② *The Economist*, Sept. 27, 1986, p. 31.

稱<sup>③</sup>：「我們必須拒絕任何外來強加的和平，以及國際間對未來兩伊戰爭欠公平的仲裁，因為我們的勝利即將到臨。」

西方觀察家指出，波斯灣的另一回合大戰，迫在眉睫，伊朗正在阿巴丹附近地區集結六十五萬大軍<sup>④</sup>，準備隨時大舉進攻伊拉克南部的第二大城——巴士拉（Basra）。

倘若伊朗在未來的巴士拉戰役中獲勝，其後果至為嚴重，不但巴格達政權將岌岌可危，同時波斯灣其他阿拉伯國家在何梅尼宗教革命威脅下，也將面臨重大的挑戰。

本文擬就伊朗、伊拉克之背景、兩伊戰爭之前因後果，導致長期戰之癥結，以及戰爭之未來可能演變，作一析判。

## 二、兩伊之背景

伊朗、伊拉克兩國，同屬波斯灣回教國家；但無論在歷史、種族、文化、政治及經濟各方面，均有其不同之背景。

**歷史文化** 兩國歷史悠久、文化深遠。古波斯人原信奉多神的妖教或拜火教（Zoroastrianism），迄今已逾二千九百年的歷史，迨至中古時期阿拉伯回教勢力勃興後，波斯薩珊尼王朝（Sassanids Kingdom）遂被阿拉伯人所征服，於是，波斯文化為阿拉伯人所同化，進而從拜火教改奉回教。所不同者，波斯人起源於印歐語族（Aryans），而阿拉伯人則屬於塞姆族（Semites）的後裔，故在種族和語文上有所差別。

**政治經濟** 兩國在政治或經濟上都具有中東大國的條件，就土地人口言，伊朗土地面積為一百六十四萬八千平方公里，全國總人口約四千五百萬；伊拉克面積四十三萬四千九百二十四平方公里，總人口約一千五百萬，就石油資源而言，兩國同為石油大國，伊朗在巴維維時期，其石油產量每日曾超過六百萬桶，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中，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但自一九七九年伊朗政變後，其石油產量一落千丈，而由一九七四年的六百萬桶日產量一度降至一百二十萬桶。反觀伊拉克石油狀況，兩伊戰爭前，伊拉克石油產量，平均每日三百五十萬桶，當時在波斯灣地區名列第二，沙烏地阿拉伯第一。戰爭後，由於伊拉克南端港口遭伊朗海軍封鎖，致使巴士拉地區的油產停止輸出；加以伊拉克通往黎巴嫩油管中途也遭敘利亞切斷，而祇剩下一條通往土耳其油管可資利用，故使伊拉克石油輸出急劇下降，其每日輸出量僅可維持一百萬桶左右。

**社會宗教** 兩國同為信奉回教社會，但由於宗教意識形態不同，以致社會形態隨之而異，因而影響兩國政治體制。伊朗在巴

註<sup>③</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26, 1986.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③</sup>。

勒維王權時期，曾採取保守的「政教分離」政治制度；何梅尼奪權後，極力鼓吹宗教革命運動，加強灌輸人民宗教革命思想，重新建立純以宗教為主體的社會，這不但廢除原有的伊朗政治制度，恢復昔時的「政教合一」制度，而且建立一個名符其實的「伊斯蘭共和」體制，不啻為回教世界創下了未有的先例。

伊拉克復興黨政權，標榜社會主義路線，在政治上，確定「以軍領政」方針，在宗教方面，除政府設有宗教部專司宗教事務外，決不容任何教派干預政治；但由於伊拉克政治領導階層多屬正統遜尼派信徒，故在實際上，政府處理宗教事務，不無偏袒遜尼派之嫌，於是，造成了不平衡的宗教社會狀態。

**國際關係** 兩伊在國際關係中，伊拉克較佔上風，因為巴格達政權改變以往的強硬路線，而轉採溫和的外交政策；德黑蘭政權，由於何梅尼專橫跋扈，好戰成性，在國際間早已形成孤立地位。

在阿拉伯世界方面，除敘利亞、利比亞支持伊朗外，其他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及科威特，均對伊拉克予以精神與物質上的援助，而約旦、埃及則畀予軍事上的支援。

在歐洲方面，在傳統上，伊朗與英國有密切的經濟關係，伊朗石油原由英國人所採探，惟自伊朗收回國有後，兩國關係漸趨冷淡；何梅尼秉政後，對英國關係更難改善。伊拉克原為歐洲最大石油輸出國之一，故相互間一向維持良好關係。法國在兩伊戰爭前，其所需石油大都仰賴伊拉克供應；戰爭期間，法國特別對伊拉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其中主要武器包括新型幻象式及超級軍旗式噴射機。

在美蘇方面，當巴勒維王權時期，伊朗與兩超強間會維持良好關係，而美國更對伊朗提供精密武器和裝備，使伊朗一度成為波斯灣霸權國。何梅尼奪權後，由於德黑蘭劫持美國人質事件，卡特政府隨即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並下令禁止武器運往伊朗。蘇聯也因伊朗親蘇的「杜德共黨」被禁止活動，其首領且遭伊朗當局處決，故對何梅尼政府並不友善，兩國關係趨於惡化。但美蘇在兩伊戰爭中，表面上一致採取中立政策。

伊拉克早於一九六七年因以阿戰爭而與美國斷交；一九八四年兩國始恢復外交關係。美伊兩國重建邦交，其意義非常重大。就美國而言，雷根政府運用其靈活外交，而與一個中東石油大國復交，無疑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大突破，至少可補償在卡特手中失去的伊朗，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伊拉克而言，值效兩伊長期戰爭之際，伊拉克對內需要提高士氣，對外需要國際的友誼，而美國竟與伊拉克恢復邦交，不啻雪中送炭，藉以發揮鼓舞士氣作用，更可使伊拉克維繫其國際地位於不墜。

伊拉克與蘇聯關係至為密切，多年以來，胡賽因復興黨政權一直採取親蘇的社會主義路線，尤其顯明的是，兩國簽訂一項廿年友好合作條約。依照條約規定，莫斯科有義務提供軍事上的援助，因而在對伊朗作戰中，伊拉克獲得大批蘇製精密武器援助，而在空軍方面更佔有絕對優勢。據西方軍事家分析，伊拉克能實際作戰的飛機約五百架，其中多為各種優良性能的米格噴射機。

### 三、戰爭之導因

伊朗與伊拉克兩鄰邦，一向處於敵對狀態，過去兩國邊界的衝突，曾時有所聞，但從未若今日戰爭之甚者。究竟導致此次戰爭之原因何在？

(1) 水道導火線 沙特·阿拉伯河(Shatt al-Arab)水道紛爭是兩伊戰火引發的導火線。關於水道紛爭，兩國曾先後簽訂三次協定：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三年簽定，伊朗在英國壓力下，勉強認可放棄沙特·阿拉伯河水道主權；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七年簽定，伊拉克同意修正一九一三年協定，接受伊朗提出的重劃一條新邊界線的要求，並同意將阿巴丹附近五哩的航行權讓予伊朗；一九七五年三月雙方又在阿爾及爾簽訂一項新協定，伊拉克最後同意劃定以沙特·阿拉伯河中央為兩國新邊界線，作為伊朗停止援助伊拉克境內庫迪族(Kurds)叛亂的交換條件。這項協定簽訂後，果然發生效力，而在四年以內，伊拉克境內未再發生庫迪族叛亂事件。

一九八〇年二月，伊拉克突向伊朗要求修訂一九七五年協定；旨在重行收回沙特·阿拉伯河水道主權；但立遭伊朗拒絕。伊拉克遂於九月十七日片面宣佈廢棄該項協定，旋於九月廿二日以大軍貿然入侵伊朗，戰爭隨即爆發。

(2) 什葉派勢力擴張 伊朗在什葉派領袖鼓動下，一九七八年掀起了「反巴勒維」的高潮，當時因全國總罷工而使經濟陷於極度危機。於是，巴勒維不得已始作出國之計，以避免暴動事態持續惡化，而導致不堪收拾的局勢。

巴勒維國王甫經出國，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遂於一九七九年春從巴黎流亡中返國。在萬民歡騰熱烈擁護中，何梅尼卒能徒手空拳，兵不血刃，一舉推翻了巴勒維王權，進而建立了伊朗回教共和國。從此什葉派聲勢大振，何梅尼野心勃勃，極力伸張宗教革命力量，廣為宣揚什葉派的基本主義理論(Shi's fundamentalism)，並企圖將此一理論輸出臨近的阿拉伯國家，進而傳播到整個回教世界。

波斯灣保守派阿拉伯國家中，信奉什葉派的回教徒為數甚多，而伊拉克的什葉派人數幾佔總人口二分之一以上；更重要的，伊拉克西南部的卡爾巴拉(Karbala)是什葉派發祥地，所有此地區(包括產油中心巴士拉在內)的數百萬居民，幾乎全部屬於什葉派信徒。在何梅尼的宗教革命不斷鼓吹下，伊拉克羣眾易被迷惑，而掀起「反政府」行動。伊拉克總統胡賽因為防患未然，遂決然採取主動挑起了這場含有宗教意識的戰爭。

(3) 領袖間宿怨 何梅尼早年曾在國內煽動羣眾，參加反巴勒維運動，故雖數度被捕下獄，終於一九七〇年代被放逐流亡異地，最初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地——卡爾巴拉居留達十三年之久，仍不時向伊朗散播反巴勒維種籽，因而激起這位國王的憤怒，並曾

屢次要求巴格達當局驅逐何梅尼出境。當時伊拉克胡賽因政府爲急欲與伊朗改善外交關係，遂於一九七八年下令驅逐何梅尼離境。何梅尼離去後，先在巴黎停留不久，旋即返國竟然達成其革命目的。何梅尼對胡賽因非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公然策動伊拉克什葉派推翻其復興黨政權，並詆譏胡賽因爲「無宗教信仰之輩」(Non-Muslim)，就宗教而言，實構成極大的侮辱；相對地，胡賽因則指責何梅尼爲一「纏頭的伊朗王」(Turbaned Shah)，兩者互相誣衊，徒使仇恨加深，終於演成了這場報復性的戰爭。

然而，從任何角度看，胡賽因不循外交途徑而以武力強行解決領土紛爭，實構成侵略行爲，是國際法所不許的；何梅尼拒絕和平談判，除非獲致光榮的勝利，更是違悖理性，愚不可喻的了。

#### 四、長期戰之癥結

六年來的兩伊戰爭，雙方投入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但戰爭一直在持續之中，和平的希望遙遙無期。戰爭延續如是之久，始終未能尋求和平解決途徑，顯然由於伊朗單方的阻撓所致。其癥結不外下列數端：

(1) 什葉派的犧牲精神 任何宗教都有爲和平而犧牲的大無畏精神。伊斯蘭教 (Islam) 對和平特別重視，因爲伊斯蘭的定義就是和平與服從；伊斯蘭教分爲兩派<sup>⑥</sup>，一派是正統的遜尼派 (Sunni)，一派是什葉派 (Shi'i)。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差異：遜尼派除信仰獨一無二的真主 (Allah) 外，還信奉穆哈默德爲真主使者 (Messenger of Allah)；什葉派除與遜尼派有同一信仰外，還信奉阿里 (Ali)——穆哈默德之婿爲另一位聖人，這與伊斯蘭教義大相違悖，故正統派稱之爲異端邪說 (heretic)。更不同的是，遜尼派崇尚和平、維護真理；什葉派則注重政治鬭爭，必要時不惜流血犧牲來達到政治目標。例如，伊朗什葉派領袖——何梅尼在兩伊戰爭中，堅持不惜任何流血犧牲，以圖贏得最後勝利。故一般評論家分析，除非何梅尼不在人世，兩伊戰爭是不會休止的。

(2) 伊朗的人力物力資源 伊朗擁有廣大的土地，也有龐大的人力資源，與伊拉克相較，兩者均超過伊拉克三倍有餘；在地下資源方面，伊朗蘊藏著大量的石油，在中東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在戰爭期間，儘管伊朗在海上的石油轉運港口不斷遭受敵機的轟炸，石油輸出量大爲降低；但由於伊朗的海岸線頗長，再加上伊朗的石油轉運港口尚多，似非伊拉克轟炸機所能各個擊破；更由於伊朗擁有一支較強的海軍，足以維護海灣航行的安全，亦非脆弱的伊拉克海軍所可對抗。故無論在高空方面，伊拉克均無力封鎖荷姆茲海峽 (Hormuz St.)，並阻止伊朗石油輸出海外。伊朗賴有此種種優勢，自可支援此一持久性戰爭。何梅尼尤何懼

註⑥ 全球回教信徒約七億人，其中遜尼派 (穆哈默德的正統派) 約佔百分之九十，什葉派僅佔百分之十左右，而伊朗幾全部屬於什葉派教徒，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各佔二分之一。

之有？

(3) 大量武器流入伊朗 巴勒維時期，伊朗三軍所需的武器及裝備幾乎全部由美國供應。何梅尼奪權後，自一九七九年起美國即對伊朗實施武器禁運，因之伊朗在與伊拉克戰爭中便極度缺少武器，特別是幽靈式飛機零件。伊朗為支撐對敵長期作戰，曾不斷向以色列購買美製武器及飛機零件，其交易額一年約在五億與八億之間<sup>⑥</sup>。今年五月至八月，以色列武器販賣商又將三千六百噸美製武器秘密經由以色列艾拉特港 (Eilat) 直接運往伊朗班達·阿巴斯港 (Bandar Abbas)<sup>⑦</sup>。

中共亦為伊朗最大武器供應者之一。據最近華盛頓官員透露，過去六個月來，中共對伊朗出售的武器包括飛彈等，至少在三十億美元以上。又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報導，中共曾於一九八五年與伊朗簽訂一項價值十六億美元的武器合約，由北平供應德黑蘭殲六型戰機（蘇製米格廿一型戰機的仿造），T五十九型坦克、大砲、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地飛彈等。另據美國武器管制及裁軍總署統計，中共也是伊拉克的武器供應者，一九七六—一九八三年期間，中共對伊拉克出售武器金額高達十五億美元。所有以上中共對伊朗所售的武器均已先後運抵伊朗港口<sup>⑧</sup>，準備用以對伊拉克發動最後攻勢。

此外，據阿布達比十月十五日法新電報導，越南已同意對伊朗出售價值四億美元的美製武器，包括十二架F—五型噴射戰機、十二架「眼鏡蛇」直昇機、八十輛AM四十八型戰車、兩百輛AM十三型裝甲運兵車及響尾蛇空對空飛彈等，這些武器都是越戰結束後美軍所遺棄的。

最令人感到困惑的，美國竟發生盜賣武器運往伊朗事件。據倫敦《觀察人報》(The Observer) 披露真相為<sup>⑨</sup>，近五年來，美國海軍已成為對伊朗盜運或走私武器的中心，這些武器包括：戰鬥機零件、電腦及飛彈等，都是利用美國戰艦直接運往伊朗；同時英國也是這些非法運往伊朗武器的巨大交換中心。

由於外來的武器不斷流入伊朗，伊拉克空軍尤其無法封鎖敵人之石油輸出港口，已使伊朗能利用其人力資源優勢，以支援此一長期戰爭，並可使伊朗採取主動攻勢，以打擊敵軍士氣，因之伊拉克數年來一直採取被動的守勢地位。

## 五、當前戰爭情勢

註⑥ 同註⑤。Oct. 10, 1986.

註⑦ China Post, Sept. 14, 1986.

註⑧ 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15, 1986, p. 43.

註⑨ 同註⑧。

在過去兩年期間，兩伊邊界上曾一度趨於沉寂狀態。惟自今年二月開始，伊朗大軍突然渡過沙地·阿拉伯灣登陸伊拉克南端法歐半島 (Fao Peninsula) 成功，終於攻佔了戰略要地法歐港。在這次戰役中，雙方損失慘重，伊朗軍隊傷亡人數約三至四萬人，伊拉克軍隊約一萬人<sup>②</sup>；五月伊朗軍隊攻佔兩國邊界上的重鎮米蘭城 (Mehran)；七月伊拉克收復該城，九月再度失守，兩軍在此爭奪戰中，得而復失者多達數次；九月伊朗軍隊再向伊拉克北部庫迪族山區進攻，並佔領七處高地；十月伊朗突擊隊又偷襲伊拉克北部柯爾庫克石油地區，摧毀了若干石油工業設施，曾一度引起國際油價波動，旋因伊拉克立將煉油廠修復，油價遂恢復正常。

伊朗在伊拉克境內開闢了以上三戰場，其戰略目標不外分散敵人兵力，而使其本身能集中兵力設法擊破敵軍陣地，一舉攻佔敵國土地。在北戰場，伊朗軍隊已盤據伊拉克北部七處高地，其戰略目標，乃為聯合庫迪族進攻盛產石油的柯爾庫克地區，如能成功，不但可切斷其通往土耳其的油管，更可攫取伊拉克北部石油資源。在中戰場，伊朗軍隊攻佔米蘭城的目標，顯然是直取首都巴達格 (距米蘭城僅一百七十英里)，何梅尼倘能如願以償，胡賽因只有認輸投降。在南戰場，伊朗軍隊攻佔法歐半島，其主要目標，是在攫取產油中心——巴士拉，一則可切斷巴士拉與巴格達之間的公路，更可斷絕巴士拉與科威特之交通樞紐，其後果之嚴重，將不堪設想；但伊朗最後攻擊之目標是在巴士拉。不過伊朗在一九八二年兩次巴士拉戰役中所遭慘敗之教訓<sup>③</sup>，應引為殷鑑。

伊拉克所採行的戰略是，掌握絕對的空中優勢；一方面，向伊朗展開心理戰，更不斷轟炸敵方各大城市的工業中心，以便給予經濟上的致命打擊；另一方面，伊拉克空軍向波斯灣展開油輪戰，並大肆轟炸伊朗在島上的石油轉運港口設施。伊拉克空軍自一九八四年開始襲擊各國在波斯灣裝運伊朗石油船隻，並擊沉了若干巨型油輪；又於一九八五年開始轟炸波斯灣的哈格島 (Kharg Island)——伊朗最大的石油輸出終點，已使該島的石油設施陷於癱瘓，石油輸出量隨之劇降；今年八、九兩月伊拉克長程轟炸機又遠征波斯灣的錫里島 (Sirri Island)——距離哈格島四百英里，以及拉萬島 (Lavan Island)——為伊朗第二石油轉運終點，距離錫里島一百英里，在這兩次大轟炸中，已使伊朗石油輸出量再度下降，並從一九八五年的每月一百六十萬桶降為八十萬桶；伊拉克空軍更準備進一步轟炸荷姆茲海峽附近的拉拉克島 (Larak Island)——伊朗最遠的海上石油輸出終點。一般相信，在伊拉克空軍不斷的轟炸之下，伊朗的石油輸出量將會持續下降，可能對伊朗發生致命打擊。

當前戰爭情勢日趨緊張，最近伊朗又先後以長程巨砲及地對地飛彈攻擊巴士拉及巴格達，以報復伊拉克不斷空襲伊朗的各大

註② Time, Apr. 21, 1986, p. 26.

註③ 參閱《問題與研究》，第24卷第4期，拙作，對巴士拉戰役有詳細敘述。

城市，造成了平民的重大傷亡。在海上，伊朗空軍也不甘示弱，而於最近襲擊一艘在科威特航行的巨型油輪，十餘名船員喪生。科威特軍事當局鑒於事態嚴重，正準備與其他海灣五盟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曼、卡特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強防衛工作，並要求沙烏地阿拉伯使用空中警報控制系統（AWACS）偵察機，以便共同保衛阿拉伯海面的航行安全<sup>⑭</sup>。

現在，波斯灣的油輪戰（Tanks War）方興未艾。據美國官方消息<sup>⑮</sup>，自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七日起伊拉克發動波斯灣上的油輪戰以來，迄至今年八月止，兩伊空軍襲擊油輪次數已達一百四十四次，一九八六年為五十九次，一九八五年四十五次，一九八四年四十次。可見其轟炸次數逐年在直線上昇中。至於伊拉克空襲哈格島次數，在過去十二個月已達一百二十次之多<sup>⑯</sup>。

## 六、未來戰爭的可能演變

從上述分析看來，兩伊戰爭，已使雙方兩敗俱傷。故無論就經濟或政治方面而言，兩交戰國幾至捉襟見肘不能再戰之境。然而許多觀察家咸認，在未來數月中，波斯灣另一回合大戰將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未來戰爭如何演變，以及是否有和平希望，誠為世人所注目。

在現代化戰爭中，其勝敗不僅決定於軍事，而經濟政治兩因素更為重要，因無後兩支柱，自無法維持持久戰。

就軍事觀點言，許多分析家認為，由於伊朗在人力資源上的優勢，目前已在地面作戰方面掌握主動，更可能因伊朗大軍將展開所謂「最後攻勢」而出現「決定性」的戰果。但伊拉克在武器和裝備方面，無論在量與質上都勝過伊朗。尤其在空中作戰方面，伊拉克絕對居於上風，因為伊拉克空軍能隨時對伊朗陸空展開攻勢，使得伊朗幾無抵抗之力。茲就雙方武器作一比較<sup>⑰</sup>：伊拉克現有坦克三千五百七十輛，伊朗僅有一千二百五十輛，裝甲車伊拉克三千二百五十輛，伊朗一千一百九十輛，大砲伊拉克三千五百門，伊朗一千三百五十門，飛機伊拉克五百二十架，伊朗八十架，直昇機，伊拉克一百架，伊朗五十架。誰優誰劣，顯而易辨。就經濟觀點言，兩國財政狀況均極險惡，已瀕臨民窮財盡邊緣。伊拉克外匯存底原有三百五十億美元，現已告罄，而債臺高築，已達四百億美元之巨<sup>⑱</sup>；伊朗外匯存底一九八〇年約三百億美元，現在不但消耗殆盡，反而負債總額已高達五百億美元<sup>⑲</sup>。

註⑭ 同註⑦。Oct. 22, 1985.

註⑮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22, 1986.

註⑯ 同註②。Oct. 23, 1986.

註⑰ 同註④。Feb. 24, 1986, p. 42.



至於兩國石油產銷狀況大致爲<sup>⑩</sup>：一九七九年（戰爭爆發前）的石油產量，兩國平均每日各爲一百萬桶，每年石油收益各可獲二百億美元；但石油輸出方面，目前伊拉克輸出量每日平均一百七十萬桶，以國際市場現價計算，今年可獲益九十億美元、一九八五年爲一百二十億美元。伊朗在錫里島被轟炸前，其石油輸出量每日尚可維持一百五十萬桶至一百六十萬桶，被轟炸後，每日則降爲六十萬桶至八十萬桶，其石油收益僅及伊拉克半數以上。在另一方面，伊拉克仍有力增加石油產量，並可經由土耳其及沙烏地阿拉伯油管輸出石油，每日可達一百六十萬桶，加上原有的石油輸出量，尚可恢復其戰前的輸出水準。可見伊拉克的經濟潛力優於伊朗。

就政治觀點言，兩國政治均有其共同的弱點，伊拉克採行軍人獨裁政治，其大權操在強人胡賽因之手；伊朗則實行教主（Mullah）統治政策，而何梅尼更爲至尊至大的獨裁者。伊拉克內部尚稱穩定，由於政府實行物資儲存計劃，人民生活水準正常，日常必需品不虞匱乏；曾由於軍法嚴厲，逃兵得處予死刑；且以士兵待遇特別優厚<sup>⑪</sup>：每一士兵月餉可獲一千元（伊朗僅二十五美元），故罕有潛逃事件發生；此外，凡陣亡士兵家屬可獲撫卹金七千元，另贈一輛汽車，因而作戰士氣甚高。所堪顧慮者，厥爲伊拉克國內宗教問題，何梅尼曾不斷煽動伊拉克什葉派發動反胡賽因革命，但始終不爲所動，仍以國家民族爲先；另有庫迪族叛亂問題，過去多年的伊拉克內戰，係由該族所引起；但由於胡賽因政府應付得法，多方安撫，並給予庫迪族高度自治權，因而在戰爭期間尚未發生庫迪族叛亂行動。

伊朗政治情勢，動盪不安，時有示威事件發生。由於受人口過剩影響，一般人民生活異常艱苦，而日常必需物品價格奇昂，咖啡列爲奢侈品，一罐價格八十美元，香蕉一根十美元，而肉類及汽油均採限購配給制度，致使人民生活普遍降低<sup>⑫</sup>；更由於何梅尼政權採行革命高壓手段，倘有反革命者，一律格殺勿論，因而人民失去自由，多被迫流亡海外；而外交人員因不滿何梅尼驕武主義，也多叛離政府紛紛要求駐在國政府給予政治庇護，例如，最近伊朗參加漢城亞運會的四名選手也向韓國政府要求政治庇護。伊朗民心之向背，可見一斑。

再則西方情報機構愈來愈重視伊朗的「全國人民抵抗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這一組織正對何梅尼政權不斷擴大叛亂活動；而在過去一年間發動了兩百次反戰示威事件。何梅尼認爲，反戰即等於反政府的戰爭政策，必

註<sup>⑩</sup> *China News*, Sept. 18, 1986.

註<sup>⑪</sup> 同註<sup>⑩</sup>。Sept. 22, 1986.

註<sup>⑫</sup> 同註<sup>⑪</sup>。Sept. 5, 1986.

註<sup>⑬</sup> 同註<sup>⑫</sup>。p. 34.

註<sup>⑭</sup> 同註<sup>⑬</sup>。Oct. 20, 1986.

須處以嚴刑或死刑。據該會調查顯示<sup>②</sup>，在一次伊朗民衆大示威中，曾有五萬人被捕處死，並自一九八〇年兩伊戰爭以來，伊朗羣衆因示威處死者共約十四萬人。何梅尼摧殘人權如此之甚，對宗教家而言，實乃一大諷刺。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兩伊戰爭中，姑無論伊朗軍隊陣容如何壯大，攻勢如何凌厲，必將遭遇伊拉克守軍的堅強抵抗，很可能再遭慘敗，重演伊朗在一九八二年兩次巴士拉戰役中敗跡的歷史。

惟根據過去事實考驗，證明何梅尼決不肯接受失敗教訓，而輕易放棄其長期作戰政策，直至獲致決定性勝利。針對此項政策，唯有國際間中止對伊朗提供武器，才能使何梅尼改變態度，而走上和平談判之路。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五日文稿

註② 同註①。Mar. 3, 1986.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 美國月刊 (七十五年五月創刊)

●本刊介紹並評析美國當前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教、思想、社會、人物與機構，及中美關係重要發展。

●發行人：邵玉銘 主編：蘇起

●訂閱：全年新臺幣七〇〇元，學生五〇〇元；半年四〇〇元，學生三〇〇元；學生訂閱請附學生證影本。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總經銷：聯豐書報社，電話：五七一九七一一)